禮書通故

田禮通故

禮書弟四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左氏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公羊說春苗秋蒐冬狩穀梁說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用三焉侯君謨說用三即下文一乾豆二賓客三君庖與三時田之說不同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為短鄭元云四時皆田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詩曰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佗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秦蕙田云周禮

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年一舉其異二周禮左傳以蒐苗獮狩分四時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其異三當以左傳為正以周案左傳蒐苗獮狩之名與周官爾雅合公穀說非又公羊家說夏不田本諸緯書鄭引車攻之子于苗以駁之當已月令于孟夏云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明夏獮較三時為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鄭以三時田為夏殷制者據王制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而言王制多依夏殷制立文何注以夏不田為春秋制

孔巽軒說諸侯制皆非
又案鄭釋廢疾云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則緯書起亏六國亡後不起亏漢哀平閒明矣
周官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茇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閱左傳云蒐苗獮狩皆亏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穀梁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以周案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尚武事諸書所言義通故鄭注周官亦用爾雅文周官因田獵習武事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大閱簡軍實其法本簡故可亏四時農隙竝行之管仲作內政猶存古制後

世尙武餙閱旣繁不能不亏田獵之外別行之此秦氏遡考所以分田獵校閱爲二也然秦氏引周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爲後世校閱所自昉此實未然古人因田獵習武事而田獵以冬閱爲大鄭注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云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爲備此一時講武之義也古未有不田獵而徒講武者矣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乃有不因田獵而治兵又三季一大閱五季一大蒐故左氏云三季而治兵何休云三季簡車謂之大閱五季大蒐車徒謂之大蒐此皆春秋之制讀者當分別觀之

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建旞斿車建旌大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元說大司馬之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秦蕙田云鄭剛中據司常大閱之文以軍吏卽大閱之孤卿與茇舍之帥以百官卽大閱之大夫士與茇舍之百官以帥都卽大閱之師都與茇舍之縣鄙以鄉遂卽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茇舍之鄉及

野以郊野爲公邑閑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王昭明以旗旜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當爲旜旜當爲旗物當爲旟旟當爲物空以司常職之文爲定以周案說已詳上軍賦門巾車建大麾以田與諸文亦異鄭注云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則黑夏后氏所建鄭志荅趙商問云春夏空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王制疏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亦定其文曰虞綏夏旂

巾車注又以綏屬夏后氏葢夏后氏之旂無其旒者卽
有虞氏之緌緌卽巾車之大麾春夏田以大麾秋冬則
大常也一說中冬大閲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其田也
仍建大麾
鄭元云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後
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
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初三鼓及
表自後表徇至弟二表又三鼓及表自弟二徇至弟三
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自弟三徇至徇表乃鼓退及表
自徇表至後表賈公彥云從南立表北為後表易祓說

大武四表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也四表在北是復亂以飭歸歷三表二表而復于一表則樂終而德尊也大閱亦然賈說與樂記不合鄭說左右之廣容三軍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以周築立表自南始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鄭注甚明大司樂賈疏大武舞法其說本誤當以此疏正之易氏以不誤為誤誤為不誤傎矣其解注左右廣各容三軍本賈疏或疑三表相距各百步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衆但四表東北之廣初無定數似亦無容過疑、

鄭元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江永云大司馬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尋其義未習戰以前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不云左車右徒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閒以

分地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
樹一旗也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
以表之非卒閒之義也屯後有屯百步此又别為二屯
如軍之營壘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獸也此屯用車
徒圍繞化之車徒之分分亏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亏
屯後之屯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以周案從江說
鄭[元]云大司馬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有司大司徒也掌
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鄭鍔說有司肆師甸祝秦蕙田
云大司徒總率鄉遂諸官不必以表貉事屬之以剛中
說為正以周案月令司徒搢扑北面誓之鄭義為長肆

師爲表貉之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
江永云田時誓有二𢦏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
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
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
未密
杜子春云甸祝禂牲禂馬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
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許
慎云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鄭元云禂讀如伏誅之
誅今侏大字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或說杜意
禂牲謂禱所獲禽牲禂牲禂馬自爲一祭許說所本或

說田事既弊何禱多獲杜說爲短以周案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明是二祭故曰皆杜引詩者以伯證禂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官之禱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周官之禂牲也杜說蓋本毛傳凡禂牲禂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日文可證上文乃皷禽句與此本不相屬非田事既弊乃禱之也申許駁杜胥失之矣

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禱其祖禱禱獲也何楷云伯通佗貊亦佗貉鄭司農讀爲禡鄭元云禡師祭爲兵禱其禮亾其田獵之祭則

名之爲貉說文旣伯作旣禡此卽田獵之日表貉之祭
也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偁惠氏古義沿
何以周案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旣伯旣禱馬祭也皇
矣之禡爲師祭吉日之伯爲馬祭兩字迥別甸祝掌四
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注貉書或爲禡兵祭也引
皇矣詩及爾雅師祭爲證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注禂禱也引吉日詩及爾雅馬祭爲證分別禡
師伯馬兩義亦甚明自小徐注說文禂字下引詩旣禡
旣禂大徐誤入正文觀釋文旣禱下引說文作禂而不
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禂字下竝不引詩何氏乃以伯爲

禡幷牽合周官之貉以斥毛傳甚誤古伯禡貉三字音
雖近而義迥別祭師于所征之地謂之禡祭師于所田
之袠謂之貉專祭馬祖謂之伯貉爲祭袠故肆師謂之
祭袠貉杜注甸祝先鄭注大司馬因故書禡貉通用幷
爲一事非後人以禡貉伯音近遂謂三字義同耍非鄭
君勘定經文分析甚明詩皇矣禮王制類禡字作禡詩
吉日伯禱字作伯周官肆師甸祝大司馬袠貉字俱作
貉貉雖爲田祭不㝵與伯挶貉雖亦祭師又不㝵與禡
挶
鄭元云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

表貉所設陳祥道云何役險事故右几經不言祭鄭注非以周祭凡几生人陽尙左鬼神陰尙右通例如此陳說非

鄭元云春振旅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元謂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冬大閱司馬振鐸羣司馬振鐸謂兩司馬一說序官都司馬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卽王之大司馬此謂大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之節鼓人曰以金鐲執鼓如鄭說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伍長之鐲以爲節失其義矣

以周案對都司馬家司馬之家臣言卒長兩司馬伍長
皆為公司馬對卒長兩司馬言伍長謂之公司馬本文
公司馬在卒長兩司馬之下杜子春以為伍長是序官
公司馬鄭注以為國司馬亦未嘗云大司馬或說非也
又本職于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
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謂大司
馬也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
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注
以振鐸之司馬為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
則下文鼓行鳴鐲鼓進鳴鐲是公司馬鳴與鼓退鳴鐃

是卒長鳴與鐲謂上文辨鐸鐲鐃爲卒兩伍所執而大
司馬別自有鐸鐲鐃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旅師執鼙
鼓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凡鼓主于軍將軍將以鼙
令鼓則晉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于大司馬大司馬
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
大司馬及兩司馬也大司馬鳴鐲則公司馬應之鳴鐃
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皆
節制于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聽命于軍將
也裨帥聽命于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于大司馬
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鄭元云易顯比王用三驅佚歬禽王因天下顯習兵弓車狩習驅禽而射之三則已㳒軍禮也佚歬禽者謂禽在歬來者不逆而殺之傷去又不射惟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佚之用兵之㳒亦如之降者不殺犇者不禁背者乃殺以仁恩養威之道一說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一說三驅即不合圍之義謂開一面之網以周衆失歬禽鄭本作佚傳曰舍逆取順佚歬禽也佚歬禽爲舍逆禽之逆我而歬來者不射故無面傷背我而去者我順而射之故上殺自左膘達于右腢鄭義爲長

記王制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詩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亐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亐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何休云一者弟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亐右腢中心死疾鮮絜故乾而豆之中薦亐宗廟二者弟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亐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三者弟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亐右䯚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范甯云上殺中心次殺中髀骼下殺中腸污泡以周案左膘詩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歬

肉也右髃本或作髃公羊釋文引字林云肩耑兩乳骨也說文髃肩耑也射右耳本有字誤箋云射當爲達謂自左膘而達右耳本鄭意自左膘達右髃適中心自左膘達右耳本雖過髃而未中心也不言自左膘者蒙上而省也自卜左膘而射之句逗爲上次殺之通辭下殺不自左膘故別之曰射左髀何注皆自左膘失其義矣左髀釋文作左脾云一本作髀以下右髃讀之當從髀射左髀較左膘爲後矣右髃公羊釋文云一本作脟音賢說文脟牛百葉也廣雅胃謂之脟達右脟去心尤遠矣何氏改右耳本爲右脾與下殺右髃無甚別或作右髀

與射法耍不合污泡謂膀胱言胃而兼腸膀胱嫌與次殺右脾無別也范注耍舛凡田獵之禮禽之自前來者不逆而殺之故無面傷傷去者亦不射故無翦毛惟背我而去者我自後而射之故殺皆自左膘或左脾膘脾皆在體之後必自左者田獵之法射自左驅鐵之詩曰公曰左之是也孔疏謂自左耳達右耳是傷殺矣與上下文自後達前之意亦違命理初類槀改自左為自右右腢為左腢耍非

春秋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不得入詩毛傳

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
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范甯云轅門卬
車以其轅表門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爲褐流旁握謂
車兩轉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
孔穎達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
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陳奐云流行也
旁謂門旁毛傳轚釋文作蟿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絓也
其字亦作轚奐疑轚蟿皆蘁字之誤質高二尺田車之
軹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槷蘁之離地庳不得
過槷傳直云蘁則不得入謂徒所乘之蘁不得入門而

徒仍入門也周禮言陳衰之中車驟徒趨車馳徒走是其明證以周案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不言有轅鄭注云和門立兩旌以為之孔疏本鄭穀梁傳置旃以為轅門亦謂立旃為門如設轅然范注以為要有轅衰門與周官難通門廣亏轊頭入寸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可與門旁蹔挂此教戰試御之法舊說本確陳氏改作蹔字無義蹔則不得入乘上所容握驅而入為文不關質槷門外又有屛月令云蹔設亏屛外

春秋穀梁傳云車軌塵馬候蹶揜禽旅范甯云車塵不出轍馬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旅眾禽王念孫說軌循也

賈子緣法循理謂之軌車軌塵與馬候蹏對文謂後車
循前車之塵不尋旁出也齊召南說馬候蹏四馬馳驟
如一即詩所謂我馬旣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以周
案此傳三句錯綜以為文非同後人駢辭王說非也曲
禮車塵不出軌與此車軌塵同兩軌字略分虛實且馬
候蹏齊說以為齊足同力自確揜禽旅旅指民眾田獵
百姓齊出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也說苑修文篇百姓
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即不從奔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
蒐狩之義也即本此傳為文旅訓百姓范注謂揜取眾
禽與不揜羣之義相戾

傳又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詩毛傳云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范甯說不失其馳謂不失馳騁之節不從奔謂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嫌誅降不成禽惡虐幼小孔穎達說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古通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姚鼐說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多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以周案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申釋不失御法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申釋能中射法獸之奔者不從而射之故無面傷射

循上殺中殺下殺三㳄故無不成禽禽古擒字毛傳多踐毛不獻句孔疏以踐毛為旁射獸之從旁去者將越防而逃者也故鄭注易以不面傷喻不殺降不旁射喻不禁奔則傳云過防弗逐卽明不踐毛之義也御者弗逐過防不從旁奔而射者自無面傷無踐毛無不成禽故曰御者不失馳然後射者能中此傳上下俱為御者立文故云爾

鄭元云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抑之以止奔馳放不抑惠士奇云止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

誓也提之言遲誓之言進驅則弃矣

記月令季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呂覽佀咸駕載旍旐輿授車以級淮南子僕佀大僕載旌佀戴旌鄭元云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衆以軍法也高誘云僕亏周禮爲田僕掌御田輅七騶亏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說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官佀車）之政令獮（周官佀獲）者揚（周官佀植）旍故載旍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亏屏外也莊述祖云旍旌同荏誤高注但解載旍而不言旐是咸駕載旍絕句旐卽輿異文司

常旃車載旌注旃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為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非也咸駕為田路非戎路旐授車謂鄉遂之衆非軍吏諸帥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為獮田之誓三時皆誓民惟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誓非此攢扑之誓明矣以周案云載旌明所駕有旃車也云載旐明七騶為郊野之官也司常冬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旃車載旌而大司馬秋治兵不言文略互見鄭注大司馬因秋治兵無文遂以月令載旌旐當冬大閱又與季秋之文不合遂以月令為失而注月令以為秋治兵事其說自正莊說誠是其讀旐受車為句以

爲鄉遂之衆未足爲據

鄭元云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戎服也高誘云凡田冠弁服以周案高說是詳衣服門

周官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記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君親誓社鄭元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孔穎達云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之時自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以周案仲春火田之後民不得焚山林故司爟修火令野焚萊有罰季春無焚法從注

疏

春秋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云書時禮也何休云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陽氣始施杜預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以周案杜說是也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亦仲冬以狩田何氏以爲當在夏之孟冬無據

詳說云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眾是卿大夫得田獵賈氏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失之當以天子之大夫得田役諸侯之大夫不得田役爲正禮書云春秋傳唯君用鮮眾給而已是諸侯有田獵之禮大

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以周案
據曲禮王制文大夫亦有田獵但人君因祭而獵大夫
俟君獵然後獵不然雖祭亦否王陳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軍禮曰無干車無
自後射此其類也以周案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毛
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注
易三驅佚背禽謂禽在背來者不逆而殺之惟背去者
順而射之不中亦已卽據毛傳自後射為義賈疏引鄭
易注以證此無自後射為不中不重射亐自後之文無
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犇又引一說以為

歬人已射中禽後人不㝵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歬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大司馬誓民鼓遂圍禁注云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據彼注文則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躐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毋自人後而爭射歬禽也立旌以表位所以示車徒之行列也行列正自無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蓋亦軍禮司馬法遺文

詩毛傳云壹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壹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周案此詩當依小序解之曰五豝者明其庶類蕃殖也曰壹發者謂亏五豝中壹發矢明其仁也故下歎美之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不食生物亦獸之仁者也有至仁之德則騶虞應之傳至信當依小序仁如騶虞文化至仁陳碩甫用俗說疏毛義謂公壹發而㝵五豕則詩上下語意闊隔不貫矣壹發五豝與大射禮壹發中三侯句法同三侯有高下必不能連中與射獸同養由基蹲甲而射之㝵穿七札獸各巖行安有壹發㝵五豕之理亦

可謂不揆事情矣魯詩說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別一義
秦蕙田云澤中之獵不見于大司馬春秋內外傳如棠
觀魚濫于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
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其事從略者始以時舟師未備
故講武亦詳山而略澤與以周案澤者藪也曲禮云國
君春田不圍澤詩云叔在藪藪澤一也爾雅詳十藪之
名皆古田獵處
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方四十里毛詩傳云囿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揚雄樂松等說文王囿百里民

以爲小白虎通義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何休云天子圍方百里公矦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以周案文王囿百里七十里本有二說不必執此破彼樂松又言齊五十里恐難據臧玉林因此欲改孟子毛傳之文未當也文王之囿弛以與民雖大不嫌云百里者張大其事未可據以爲例毛傳白虎通義因此以定大小國之埊亦未當也何注所言近是焦理堂乃謂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若然天子離宮百里何其侈與　又案苑囿渾言通析言別說文艸部苑所以養禽獸也囗部囿苑有垣

也圃為有垣之苑苑為無垣之圃高注淮南云有牆曰
苑無牆曰圃誤注呂覽云大曰苑小曰圃是
記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以周案左傳隱
五年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曰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此明人君不親取魚雖薦寢廟亦使官司供
之故周官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月令所言之事
不古

受業無錫唐浩鎮
孫　次甲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知天子駕六古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元駁云元之閑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

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
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
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
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
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亏經無以言之以周禮鄭駁
是也或據詩㠯馬五之謂古有駕五之制耍謬駕六駕
五皆後世事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
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
以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

馬之名孔鼂云伦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意
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旁以
一馬參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乘我乘駒傳曰
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
鄭[元]云王有車出之時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
阼階之前金鶚云曲禮國君下宗廟宗廟在中門內君
不敢乘車過其前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又云君子下
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
下車攷治朝之位在路門外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賈
疏謂曲禮諸侯禮不得升降于階前此強為之解且

堂涂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中門路門之內皆有屏車又何以過之鄭以經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薺肆夏為節故云爾不知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為節也以周案鄭注引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以釋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是正解車馬斷無上堂之禮行以肆夏不可牽諸車馬而謂登車于堂則車亦如之自無容過泥爾雅之文矣金氏此說不為無見但謂乘車在中門外初無實據曲禮言下卿位卿位在中門內廟

亦入中門而後曲而東中門內無屏則天子乘車下車
在中門內近霤可知矣
江永云升車尊者履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王所
登上車之石也尸履以几曲禮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慎
也昏禮婦乘以几注尙安舒也以周案升車履几尊者
及婦人禮也昏禮賈疏几上車時履而登是已曲禮孔
疏謂几在式上有羔冪姝謬輿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爲
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不及
二寸安得式上置几羔冪虎犆亦以覆式爾江氏禮記
訓義詳言之

鄭元云巳駕僕展軨具視效駕白巳駕禮家舊說云軨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軨左右四面視之上至亏闌也盧植云軨轄頭轊也皇侃云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故具視之二則闌之笭字不从車邊為之孔穎達云效駕者效白也白君道駕畢以周案說文軨車轖閒橫木轖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軨兮長太息集注軨軾下從橫木此與軨為車闌說合盧注軨轄頭轊轊釋文引作軎大誤阮氏說車以展軨之軨為軎末之軨引桐城馬宗璉云禮先言展軨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軨為軎末之軨非輿中之軨可知此從盧注說是也僕既展

軨又效其駕效謂效習易曰日閑輿衛閑謂閑習與效義同下文奮衣由右上云云卽效駕之法注疏訓效爲白未是

孔穎達云僕奮衣由右上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君初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嚮後引君上也胡銓云春秋傳左并轡則此當亦在左而右手授綏轉身嚮後引君登也以周案少儀僕于君子始乘則式謂立乘以待升也執君之乘車僕跪以待君將升僕

幷六轡亏左手轉身嚮後右手授綏以引君登左傳言左幷轡少儀言左執轡賈子亦言右持綏皆其證孔疏殊謬胡說先授綏後轉身亦非君升自左未轉身之爲左手幷轡右手授君綏事殊不順

鄭元云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孔穎達云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門閭君當式則車右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衛也或說注疏誤馬驅曰驟馬行曰步必步者令馬緩行勿驅之也以周案注行則陪乘式則下齊右道右文鄭彼注云陪乘參乘

謂居右也天子出入其車右有三乘道車用道右乘齊車用齊右乘戎車用戎右其御之僕爲大馭非大僕說詳職官門大僕乘君之乘車自左馭而前驅步馬之說毛大可經問言之甚詳步馬者馬未駕車而步之也今已駕矣必步自指參乘下車而言

鄭元云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笭上也孔穎達云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鄉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

前而擲于車前轡上也朱熹云既言以楲綏升則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擲綏末于轡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楲綏升君方出而就車疏誤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皆僕之通禮非專為君御者之事以周案疏意君升時僕鄉後面君以授綏今君未升故背之面鄉前所謂君者君位也非謂時君已升車御君始升跪乘御君子始升立乘其禮有別執君之乘車則坐坐卽跪乘負良綏在跪乘前以楲綏升又在負良綏前記文皆逆敘之綏在車上負綏似不宜在車下也

鄭元云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行

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賈公彥
云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太尊故自馭也或
說驅者在涂馭者在車驅不復馭自左馭而歬驅者大
僕自馭者之左而驅也或說大僕職主弓御故居左自
馭以周案大僕主御始弓漢周之御王五路者玉路大
馭金路齊僕象路道僕革路戎僕木路田僕也馭貳車
從車使車者馭夫也大僕居則在王左右行則乘王之
副車副車亦曰從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為王
道引則在歬歬驅者多步行在涂而大僕驅以車與小
臣之歬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副車者多參乘而

大僕乘王路之次路尊空辟王與有轂者乘倅車異故
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亦不敢參乘也記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
自左馭正當式左也孔氏彼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
王者玉象金木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
臣若乘此車不敢曠左是則自左馭者爲乘君路之常
法故戎右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
路從行充之者謂居左明乘路竝自左馭也若乘倅車
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
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明乘副自有馭也賈氏疏此未分

明後人遂起而攻注失之矣
周官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轡犯軷遂驅之鄭[元]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以
周案自左馭文與大僕同亦謂王親左馭也馭下祝登
句絶受轡犯軷連讀祝軷馭之事酌僕者亦馭酌之也
將祝而親酌之示敬疏謂別使人非下文及祭酌僕僕
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俱在犯軷之後經逆敘之
受轡者受僕祭時所執之轡也疏謂登受王手中之轡
亦非馭下右亦下有并馬解轡事文略耳
記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元]云朝祀之副曰貳

戎獵之副曰佐孔穎達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
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以周案戎倅田佐對異散通
鞌之戰佐車載君免乘丘之戰佐車授公綏是戎車之
副亦曰佐也佐車則否即所謂武車不式也熊氏謂據
諸侯非矣

孔穎達云書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
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
之士在右帥居鼓下在中央左傳晉伐齊郤克傷矢而
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矣以
周案鄭箋魯頌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與甘誓言左右又言御合又鄭箋鄭風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與左傳郤克張侯事合案將居鼓下者謂將正對鼓下居之非謂身入鼓下也然將居中御在左惟元帥為然鞌之戰韓厥為司馬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此雖權法然曰中御亦見御必居中也杜注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是也而御有中左之異者稗帥提鼓無妨中御元帥中建晉鼓故也凡天子路鼓諸侯鼖鼓軍將晉鼓皆建諸車周官戎右可贊王鼓大僕自左馭亦可贊王鼓為路鼓居中故

也張侯爲郤克御辱代元帥右援抱而鼓爲其人在左也其人在左故矢貫肘左輪朱殷王氏禆疏謂御必居中亏建鼓之洿全末之思也或說偏將之御亦居左亦未是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洿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王夫之云御必居中如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翺而舒斂無度矣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翺中也馭犯軷暫攝馭居中王位周在

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鞌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張侯御郤克左輪朱殷或以傷夷易位詩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周旋演戰之法首毛傳是以周案王氏說元帥之御亦必居中立爲四證惟此條最爲有據然大馭犯軷王自左馭文與大僕同此正見御必自左首大馭犯軷王自左御者王初在中也中有路鼓不能御故王自左御公羊說帥居左與左氏家說異王氏據公羊文必撫以解左傳傷夷易位遁

辭也詩左旋右抽爲回旋演戰是御者事傳箋義同

鄭[元]云國中以策彗卹勿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孔穎達云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曰策帚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疾也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熹云策彗若今鞭末垂革劉氏寶齋遺稿歷引毛傳說文玉篇廣韵彗爲微末證朱子說吳澄云彗卹謂埽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以周案鄭君朱子並以策彗連讀卹勿連讀卹勿爲雙聲狀事之辭吳氏以彗卹爲埽拂申其說者又謂釋詁彗勤也卹與恤同彗卹猶周語所謂勤恤民隱之勤恤

國中勿驅猶曰入國不馳塵不出軌與上顧不過轂句法亦同此以彗卹連讀勿驅連讀較舊說通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毛傳曰繇輈以上為軌上或改下考工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詩濟盈不濡軌言其深已及三尺許此塵不出軌言其高不出三尺舊解竝以車轍言非阮氏釋車云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卽塵也安得不出乎阮氏說是

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范甯云流旁握謂車

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蹔挂則不㝵入門陳奐云蹔疑𩐽之誤𩐽軹庫不㝵過槷故不㝵入以周案毛詩車攻傳用此文云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㝵入閒容二字卽穀梁旁字之義驅而入卽所謂流也謂車流行之疾也兩旁樹旃竿以爲門又以質爲之槷所以示御車之的也車行至門兩轊頭去旃竿之旁各一握是門之廣亏轊頭者僅入寸也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可與門旁蹔挂此試御之法也毛傳擊則不㝵入當依詩釋文本作蹔劉兆注穀梁云蹔挂也陳氏詩疏攺作𩐽字誤車軌塵馬候蹴所謂範我馳驅也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若御者逐過防從旁奔而詭遇之則所獲之禽必多面傷踐毛不成上殺中殺下殺之禽淤此射之所以重御也說詳田獵門

古毛詩說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傳魯訓大戴禮說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五經異義云詩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孔穎達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以周棨鸞說文作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鳴和則敬也鸞和所在鄭注周官大馭及玉藻經解

皆用大戴禮說箋詩參𣼖不易毛傳各依詩禮家法解之也服虔杜預解左傳錫鸞和鈴以為鸞在鑣和在衡此又不用詩禮家言而自立一義也夫和之在軾詩禮兩家並同服杜何必別生異說鸞之在鑣自以古毛詩說為正左傳正義云衡長六尺六寸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斯與許氏異義意合是也鳴和鸞本五馭之一法

鄭[元]云輶車置鸞于鑣異于乘車賈公彥云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以周案此欲參和詩禮兩家然參

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
亦不自用其說矣
鄭[元]云既夕禮御以蒲菆不在弓馳驅蒲菆牡蒲莖古
文菆作騶賈公彥云左傳知莊子每抽矢菆納諸房厨
子曰董澤之蒲其可既乎杜注菆好箭蒲楊柳惠棟說
晁錯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即左傳之菆是菆騶通
用之證以周案菆古文作騶鄭訓為莖是不取矢菆之
義說文菆麻蒸也蒸析麻中榦也玉篇䕩麻莖古文作
騶是字之从取芻者多有莖義鄭以古文騶義更遠故
從今文作菆蒲菆者蒲莖也凡蒲皆中虛無莖鄭云牡

蒲莖蓋卽爾雅之莞蒚蒲謂之莞蒚莖也字亦作翮玉
逸注東方朔七諫云枲翮曰黀謂麻莖爾雅莞苻蘺其
上蒚郭注云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
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蒚蘇頌本艸圖經又謂之香蒲云
香蒲蒲黃也春初生葉至夏抽梗亏叢葉中花抱梗端
如武士棒杵故俚俗謂之蒲槌蘇頌所謂梗卽郭璞所
謂莖其花生黃不結子故曰牡蒲莖是則御以蒲蔽者
與東漢劉寬之用蒲鞭同意此蓋編其穗之莖為之上
西臺首用以搔摩亦與曲禮所謂國中以策彗卹勿同
意故鄭特明其義曰不在亏馳驅賈氏引左傳之矢蔽

釋之矢𢿱㔹物與竹筴冊以異非鄭意也

受業燕錫唐浩鎭
孫　　　次乙全校